

朱子訂定蔡氏書集傳

四

日之性星者不可得而見故畧而不言

近其謹



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常職
 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
 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者從星惟月為可
 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
 見耳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非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起星之意以是兩段備庶民眾多象星之象也當在下文却又說
 之下但其致證不同故各發此義以互相見也二十八宿環繞
 日月行道之側故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
 雨蓋二星各有所好月行必經歷之經于箕則多風歷于畢則多
 時應言無差忒也按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
 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論人事民之情性莫不
 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從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和氣致祥
 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致祥
 皆庶幾之善事也

然畢曰其以甘
 是義以
 故月宿
 者蓋箕星
 西山蔡氏曰
 失則在君所謂百
 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於星以

漢志曰日行
 陽道多風旱
 行陰道多
 雨水
 呂曰庶民陳
 列在下如衆
 森布在上星
 好風好雨之
 同庶民省者
 欲之不同然
 日月之行有
 冬有夏自有
 統統若奇有
 所拘而經其
 多風離畢多
 而則為上者
 安可謂治有
 休統而怨然
 不從民欲乎

驗其安焉不安而
 行急則
 中道
 移而
 月之
 於日
 有冬
 聽思
 于以
 陳氏
 星搖
 以此
 余氏
 數所
 於曆
 非實
 百六
 所由
 南謂
 之西
 謂之
 白道
 黃道
 道內
 外各
 四并
 黃道
 為九
 日月
 之行
 有建

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旱行陰道多雨水
 則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若
 也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
 旱後而西于畢則亦變行故去中道
 氏之安否省之於星則多雨為水所謂
 於風雨也兩陽寒燥風既微於觀言視
 於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於星
 而兩陽寒燥風既微於觀言視
 而兩陽寒燥風既微於觀言視
 而兩陽寒燥風既微於觀言視

洪範

木子曰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陳樞曰皇極建則本世蒙其福而五福應之此君道當德用以勸者極不

運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為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筭位而已如筭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為實有九道其可唯也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福之急緩為先後而而言蓋人主不以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東齊集

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叙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叙則民歸於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叙則民歸於五福矣

建則幸世蒙其福而六極隨之此君所當威用以為懲者也與威蓋君心所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
壽者身不折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洪範

折壽三音一轉誤反之書反
抑曰凶禮陸世音書誤反
則陸意以壽字為正矣

陳大猷曰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貧者富之反痿廢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臨於不善者忠也雖欲為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

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東齊集傳五福六極曾子固論得好
三箇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子云此乃人為安得而皆天也
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入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亦未遂
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兩陽出意推將去何所不
一箇皇極或此漢儒之流尤疎如以百般皇極配庶幾却外邊添
凶短折二門當正對貧二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做好德
却對惡參參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欽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
何斂又度下
天下坤
大猷中
哉
極五
是使庶民
仇牧死而亂
何求死而合義雖不整攝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

那曰按五家胡
丙皇王太以
林蔡高成王
時書今觀書
中言用訓王
必若皇書政
故史臣直書

信他高宗形日言訓于王伊訓曰若臣告少主高宗形日則亦疑其為祖已嘗武庚也若傳該告高宗則不日訓以
太甲歸亳之後成王即政之餘雖伊尹周公亦不合訓豈有召公告九王之武王而史氏乃書曰訓乎又師保之言
必用若舊召公年於武王未必為太保也蓋因篇首書克商通道之語後人遂以為武王之書

弱者小人之柔自暴者也
大患人所
也故特
德無
之本
也死
所以
育民物
大抵一
權與天
主與天
陽也神
不言陰
緯八卦
九疇外
疇中矣
舍是
何以
叙彝倫
哉

旅藝
西旅真藝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成武
王亦訓辭也
因以旅藝名篇今文无古又有
餘歲矣太保此書詳詳告之如教小兒相以若
自後出言之為非所
假言不尊君矣錄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周國未朝正在成王時如肅慎越東是也當從明氏說移篇於金縢之後則
朱子所謂諄如教小兒者可無疑夫夏日居公益謂遠方效貢當以服食器用不當以無用之物今整乃
物之無用者也以武王受之雖未必有損於德然後世子孫必謂無用之物或武王且受之我受之何傷是開後
世貴異物之門
故本保非特為
武王受之為後
世所徵杜漸
之慮也
林入曰如有志
於通則足秦
皇漢武而已
何足以為武
王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彝大保乃

作旅彝用訓于主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
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
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夷而斥大境上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大高四尺曰彝披說文
曰大如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侯曰公欲殺趙盾趙盾者
靈公呼葵而歸之葵亦歸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趙盾趙盾而善
得人者與於常人多非特以其高大也夫保召公奭也史記云吉
周同姓姬氏此 呂氏曰勅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則後世之
旅彝之本序 君便有立山之害此正謹始之時召公不
得不戒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求白狼白鹿者 曰嗚呼明王慎
○公羊傳釋首諸且畧反以猶起遽不略以次

呂氏曰美厥夷
正以明王能
其德耳若以
其物之至而
納玩好之物則
怠荒之心生而
失慎德之意夫

德四 篇之四 咸實也 篇首自 盛不押 所以自能致于 非所當獻亦非 犬龜之類用 矣○林氏曰頌

王乃 叔之 物之 諸侯之 類于者 不致輕 易其德 所分陳 以肅謹 之矢分 魯以夏 后氏

夏曰明是時
雖獻所當獻
受所當受然
不以供已茹
方且分賜於
諸侯使知吾
之德遠及於
夷狄而愛慕
乎上也

林氏曰整之為
物小不可以為
服食大不可
以為器用外
不足以昭德
不足以居親
豈貢獻之
表乎

表乎 必厚於待異姓非加墨子之蕪變也○蘇氏曰展親其布親

分陳分 魯正 義引 分陳以 夫是圖 語公魯 以禮免 左傳 左傳

但去非 至境 志說 尺高四 孔傳說

陳大猷曰狎
侮則非所以
慎德也

林氏曰樂能
如人意為人
擇者君子也
以為玩弄則於
臣民必有狎
侮之心矣

林氏曰樂能
用之以禮唯
於人則是以人
玩弄矣以人玩
弄則人必以為
薄德矣故喪

德如以藝能
如人意而樂
之則是以物玩
弄矣以物玩弄
則溺志於此
而不自覺矣
不喪志
林氏曰夫藝者
施之於人則為
人愛之於物則
玩物也夫保德
五於己之志以
道而寧之則
色貨利不能
惑於人之言以
道而接之則
辭受取合得
其當蓋樂之
求納故太保
去然耳

之意○新安陳氏曰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
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德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
物也則君之德也易字從
傳為明張觀從蘇為優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

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
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
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
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
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
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淫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
去矣○孫氏曰君子者天下之所歸心也待之不以禮則君子
使之不盡人之心小人急矣何以盡彼之功
自負正心不盡則小人急矣何以盡彼之功
不盡則小人急矣何以盡彼之功

喪德
王氏曰
勝剛故喪志○呂氏曰玩人玩物以覆論狎侮之弊○陳

氏曰夫受藝則玩人玩物也○林氏曰時藝之所指如意而
有既忽人之下以爲薄德矣故喪德以藝如人意而受
之則玩

道寧
存乎中
以養其
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
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
氏曰藝之獻必以甘言以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太保言不當
受乃苦言道耳以道接之則知所從違矣○呂氏曰既說玩好
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不
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依無益不貴與物不

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
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

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異物蘇氏曰周禮王得白狼
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九
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夏曰旅裝之賦以事言之則無益之事以物言之則無益之物太保既深言藝之
不可受遂言人若不空物而空曠之效以勉武王使決意不受
史記周穆王伐大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而荒服不至

子忌反

亦玩人

君子

呂氏曰用或者言不可頃刻之不謹也君公之言至此在切武王之德業如此可謂為山至於九伊矣然天下之事端則必傾奇一毫不察即元龍而有悔矣聖人之心常不自足當為之事何時而已非謂止少一簣知之而足也

之事不貴異物賤用物則珍玩不貴所貴皆服食器用之物矣遠格則近者可知近安則遠者可知又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近始鳴呼風夜罔或不動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伊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則謹德工夫或之持之矜八尺曰細行

一簣指受藝而言也 何曰相似鳴呼風夜罔或不動不矜細行矜而不一也

庸行受藝維若小節所損其大也 呂氏曰當於一嘖一笑一動

一作了便足聖人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

山者哉蓋假設以見意亦孔于之言蓋本乎此夫却一藝之獸亦細行罔而也

為玉不 物紂之亡原於此豈在大乎此所以

意 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

蓋人主一身 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及即遺生民无

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

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 以道寧言以道接食不待竟其說而後

可不深思而 所以明矣聖人不以細行

之藝可 而不出

唐孔氏曰 其冊祝之文并叙其詩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

金勝自為 金勝之價編書者因以金勝名篇今古文皆有其

一體祝亦 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也

語辭也 乃冊祝至舜舜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

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

事且備東征本未故叙於此文集

始周公○王氏曰滕緜也○金勝藏於

既克商一年王有疾弗豫 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夏曰既克商 二年即伐紂 三年也

子氏曰創業 之君焉有一 毫之失則非 所以垂統於 後故君公不 得不戒 人主以下用 呂說

蔡敷

子曰周公之精
不言武王但言
子孫及四方之
氏武王命之長
短惟受其正
何禱之有武
王身乃周家
社稷人氏所
係而為天下
後世禱也

多材者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知且多材
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村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陳氏曰謂已仁於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
命我先王亦求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

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於
息中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
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
我乃其璧與珪也歸俟爾命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

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
明是對鬼爾三王有不子之責于
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
也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代其死云以日代其
元孫不若日
方之民也
之我多
却疑田
死爾
篤切以
任如人
不似我
理否曰
亦須有
記載代
則曰元
大位者
矣則曰
方則曰
自誇而
宗社之
監之變
危急蓋
見臣為

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
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
之說只緣人看錯了此乃周公誠意
之責于天只是以武王受事天之責
來服事周公便說是他不能服事天

林氏曰自惟爾元孫其至我乃屏璧與
珪即冊上所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
諱名始於周也自大王王季言

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不子○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
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不子○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

死爾
篤切以
任如人
不似我
理否曰
亦須有
記載代
則曰元
大位者
矣則曰
方則曰
自誇而
宗社之
監之變
危急蓋
見臣為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乃小

金縢

即命
解見
大誥

王義曰東山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時及來凡三年此直數居東二年故二年也
張氏曰罪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初不相妨

夏曰成王雖未
明周公之志而
亦漸知周公之
無所謂不利於
己矣故前曰欲
計周公之意至
此亦未盡
末子固有二說
然必以詩傳
為印證
詩言時成王欲
誅周公而木故
王周公亦極其
勢亦難請也
世成王雖深惡
之而未敢誅也
也君成王終不
惜周公須有
所處夫

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
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胡氏家錄有一段論此極有
意味與蔡
仲點相
三年也書云二年者有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也○張氏曰罪
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初不相妨○呂氏曰方是
時內而少主疑惑外而四國倡亂周公何特而敢出征二年之
以蓋上亂尚有如二公者為人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內事
調護鎮定於其間故也後出權臣安敢輕去君側舉足左右變
不旋踵矣○若蔡馬氏曰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東征而後
得罪人也若身中間自問坐了二年何以得罪人蔡氏曲成鄭
說為語迂回合詩書此而觀之定從孔氏刑辟之說其庶幾乎
○武夷熊氏曰或曰所謂流言不過羣叔播為中傷之言所謂
我之弗辟音避居東二年乃是周公避之而居東所謂罪人斯
得則周公居東二年乃知流言之為管蔡也于後管叔懷流
言之
言而
羣叔
庚之
流言之
撫機不發大專去矣故寧不顧兄弟之親不恤天下後世之議
已事蓋有重於此者所以即形為我之弗辟後無以告我先王
之言而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即東征致辟之事也況謂之曰罪
人以其機見王言其罪耳豈流言僅及周公而遽以罪加
之乎由
谷一
多
謂讓上寸
時成王之疑十
疑未釋故公不
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鷂之詩以遺王而告
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也
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此者於此玩味初有得焉則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
見矣並詩傳
主孔註甚力後
說而不致違也
晦辭則致辟如
是楚則於彼何
王辭甚明白若
不避之將何以
告先王乎有辟
字亦上則居東
即後成也駢以
東

金縢

此章
入

按諸家並以
此書為周公
言我之東辟
我無以告我
先王時所作
成康字孫父
監古街反
書言至諱也
呂說

其勢亦難消也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誦之也若成王終不
悟周公須有所處矣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
烈如金滕亦有非人情者兩反風未盡起也是皆異成王又如
何恰限去啓金滕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匱中豈但二公知之
賈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况肯奪兄之子之位乎此
孫氏以爲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
孔氏以爲成王所以感悟也謂未有懼拔起而立之亦非元未爲木
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爲之起而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未也
○新安陳氏曰成王未知周公則天爲之雷風懼木既知周公
則天爲之反風起未感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
材氏曰自周公居東而下其事迹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
請死之事相爲終始故於此併載之○愚謂帝王之興自有天
命必至於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懸於周公公負
謬而不違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
其孰能警悟而末寺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
表見一益
平郎而
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於項籍而大風
河冰

不來亦不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
叔懼遂去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
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管叔者諱也篇首有大
若也字字編考者因以各篇今古文皆有○按此篇
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
曰王害不違制曰寧王惟卜用曰并吉
易其極下曰知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
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
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詰諭之也
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
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
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
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下其意思緩而不切切
不可曉廣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反曰
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
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
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紂同室之臣一旦見故主
遭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時心之所由生也
蓋始於紂紂之暴而欲其亡周之心及紂既死則
怨已解而人心善政畢竟尚有不忍事虜人精之必然者
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不忍事虜人精之必然者
感商恩意之際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

大誥

遺 音 腹

大誥

謂會去紹
介行人之
到也

鄭左傳子產
曰鄭都邑也
子展曰都哉
是註言楚
秋以都為都
邑又宋華元
曰過我不假
道辭我也註
去以我比其
遠都

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大猷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
夏氏曰敷布其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於此不志
前人之大功烈也○孔氏曰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
○新安陳氏曰若涉淵水畏之然也往求攸濟濟之道也
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然而忽徒知畏者阻皆非
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費敷
受命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
不能奉行天討而閉天之降威也○真氏曰天降威謂天以商
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拒也王若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未降
威不先文王事殷是也天既降威不敢拒故用寧王所伐殷是也○
王氏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伐殷是也○
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愚按朱子深取王氏點句而
從何也
寧王潰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
西土西土之
靜越茲蠢
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
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潰我大寶龜者
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
土之人亦不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
久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
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
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蘇氏曰自成王稱之曰寧考繁
人皆稱武王也○呂氏曰寧王潰我大寶龜大誥一篇之綱領
也自始至終皆以
為言○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
成王
意○上
將獄曰
武王既渡
國疑之際而三
而舉師不取違卜而逆天而安周之功自此而決定成王主少
三卜而與則大龜為世守之寶也亦宜○新安陳氏曰武庚之
亂在東宋西土也孔註四國作大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
數○蔡初王氏曰西土指錫京為是即牧誓所謂西土之人大
難以下難大例之是因
流言而有東征之役

大誥

救與弭同 弄去声

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
庚知我國有二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
鄙邑我
周邦也
鄭子產曰鄭鄙邑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
夫子翼以予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于

于

夏曰先儒謂十夫不從叛逆來為我佐其意則以十夫自武庚叛所而求如漢高祖伐陳豨得趙四人侯以千戶蓋欲因此以服人心雖有是理然經只言民獻十夫予翼不明言自彼而來只是得人之助是以破敵不必拘於從何而得也得一賢可謂得人心矣况三電之電皆吉又得天心乎

按馬融以十夫為十亂然者與篇稱文王時五臣武王則四人度成之時必不備矣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益稱者十夫
柳曰武訓繼雖本爾雅然謂叔安而邦而繼武王則文義疏解不如孔傳云撫安武事謀立其功

校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車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成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明曰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國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人謀既從卜又非吉所以為美○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民獸與之獻則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民獸曰艱大者宗與皆不知天者也知天之十獻為主可謂眾矣惜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蓋替之謂也○新安陳氏曰公之東征也君知君知天之十獻為主可謂眾矣惜天之十獻為主可謂眾矣惜而決之武字稱是吉耳釋此二句古註為優肆予生我友邦君越尹氏庶

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通播臣

此舉尊氏庶臣也

惟在官尹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

卜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官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易也

越我小子與父老故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昌不違卜而勿征呼

○新安陳氏曰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據蔡氏則以小子為

為成王自言接上文言之謂是在王之官邦君之室及我小子

與下文厥考翼其肯曰兩處一樣說而皆通可也

抵周諾聲牙又或訛缺不可強通姑解其大意可也

人求思艱曰嗚呼允蠢繇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

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

大壯

說

尹氏御事綏予白無惑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印我也故我冲人亦未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善及弊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

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

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武王所圖

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時事

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

語平音故謂之印

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

之則以親大沮撓者其為不義大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

替上帝命天休于寧主興我小邦周寧主惟下用克

綏受茲命

相民矧亦惟下用嗚呼天明畏弼

我不

謂朕

惟下是

故又歎息言天之

不其素其可避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示威畏非以困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如孟子言天將降人任

必先善其

周公自

所以

若勤

肆予大化詩

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伐上

文考翼不可証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爾者否閉而不通於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禁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哉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於我民如人有疾以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

不欲征者亦可愧矣諸家亦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

義賀孫忱謀字只訓信天唐孔氏曰三者文辭畧同義不

於疾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難以成武功之所也新安許氏

言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故此歸之於天非諄諄然命之

也民心之所欲即是天意如此陳氏大猷曰圖事以其所行

當從前葉氏之說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

乃弗肯播引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

予島聖主天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

之難其子不而苗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引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

父敬事者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

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

播況必不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

此三意頗順厥考翼與前考翼不可征要當缺疑若兄考乃有

以言觀而日新安陳氏曰按蘇說文若兄考乃有

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

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

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

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

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後之意張氏

段當在缺疑之數林氏曰王氏鈔之為得○真氏曰養如養

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讎之人伐吾子尚可言也以

友愛之人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且勸我勿救乎友指三監三

監本吾所親愛者一旦至此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者也伐厥

大誥

託之民也若兄考指武王言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友謂管蔡

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管蔡叛周是伐兄考之子也王曰嗚

况考之子為友所伐爾民乃欲養禍而勸以弗救乎王曰嗚

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厥勿征蓋

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洲今卜而非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

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

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機到至不

能自已而反復然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

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此哉

如周語諸葛不測詭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語其間多

詰語句甚長今人都謂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可

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不違卜亦不違卜亦不違卜也先以理斷

而後王之人謀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於此之

徵子之命

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語命以為此篇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母賤不得嗣

少子辛之母正后辛立是為紂○林氏

通語云微子去之微子當紂之時知可

商亦遜于荒野而已及武王克商始袍

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

臣之也箕子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

並稱三仁○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

子於宋宋謂言武王下車殺殷後於宋

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

大誥

之祀不可絕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亦世無窮元子長子也

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王祀也

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與禮物

禮吾能言之祀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孔子曰夏

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

之實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矣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

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命公乎廣大夫且撫

後世或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

助愛善欲其自求世無窮公乎廣大夫象於此可見

存而不

禮孔子數文獻之

禮物故也○新

此章自崇德象賢

立堯後

下四

物以象

微子故也

子所以下文深取其踐修厥猷恪慎恭恭有此賢德上可象湯

德以繼前聖下可修

禮物以俟後聖焉

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

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

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伊尹所謂天監厥德

微子之命

言之爾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爾惟踐脩厥猷

舊有令聞恪慎克享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聞譽也。成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享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飲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張氏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享內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言肅恭。唐孔氏曰立傳僖十二年主命管仲有曰謂督不忘。即此曰篤不忘之類也。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真氏曰恪慎克享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與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三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山封之公也。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

與商未傳

謂之象賢

人故下民祗協

恭神人是事神治

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

與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

三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

山封之公也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

與商未傳

謂之象賢

人故下民祗協

恭神人是事神治

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

與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

三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

山封之公也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

與商未傳

謂之象賢

人故下民祗協

恭神人是事神治

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

與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

三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

山封之公也息齋余氏曰抱祭器歸周

享德萬邦作之俾我有周無斃

此因成湯之功也。服命上。禮樂慮有借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律範輔式法。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斃。公借借生於疑。疑無借。非借無偏。謹其。借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借八。借三。賜周公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真氏曰微子既。魯為借。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真氏曰微子既。欽哉。欲其敬而益。成也。能敬始能全。敷教訓。慎服命。以下之。衆。美因以戒勉。期望之也。蘇氏曰。當武庚叛。紂以新造之。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子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戒之。辭。防之。真氏曰。微子既。命之。事。後。世。胡。可。及。也。陳氏曰。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告。之。命。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求。出。無。窮。之。意。真氏曰。弘。乃。烈。祖。至。無。斃。叶。韻。體。也。新。安。陳。氏。曰。慎。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享。明。了。服。命。謂。所。服。受。之。命。令。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申。禮。制。為。說。而。林。蔡。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然。米。此。句。本。然。之。文。意。也。必。於。此。以。為。防。其。借。擬。則。於。康。誥。後。何。以。訓。之。乎。此。既。言之。實。皆。指。此。篇。善。命。耳。嗚。呼。往。哉。惟。休。無。肆。口。朕。命。言。故。

言之實皆指此篇善命耳嗚呼往哉惟休無肆口朕命言故

汪之匡當休美其政而无

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尔周何心哉殺武庚義也

復命微子常情於此孰不暴

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

此之真氏曰此非特得命賢

無忿疾之意於此何見聖人

失亦无所隱兄弟之間相與

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

康誥

書今詳太

之論

公以成王命諸故曰弟

之言周公何處自以弟

之謂寡兄弟易為稱武王

之辭寡德之林荷語他人

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

尚幼不可封且康叔文王

公東征叔虞一且封於唐

後必无是理也又按汲冢

社南羣臣異姓史記亦言

賈宋師尚父性史記亦言

特序書五不知康誥篇首

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

康誥

此五峯胡氏之言不足深信大率或問胡氏於皇王大紀考得

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叙其
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
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北亦甚大
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黃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
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詞无
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
家人談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蓋寡者
是向人稱我家我長上之詞也只被其中有一作新
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若是成
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繼說太
祖便必及太宗也義剛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
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
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乎如謙
外又以封之乎如謙
未受封
封
食采之地或曰康蓋也。鄭氏曰康叔初
亦而并出鄘地。息齋余氏曰真氏乙記
武王書朱子從之蔡氏辨甚力今姑從
周公作更當博考於大序衍義則明以爲
世不靜未及迪屢未同等語似指武庚以
之時玄黃迎師太嘗有此又曰王若曰孟
侯朕侯朕多方所書公傳王命之例觀之似可通
寡寡况况疑與康王之誥寡命同義據此等如理或然也
又曰又曰疑與康王之誥寡命同義據此等如理或然也
果征之先而此篇解題論叔虞之封又引

惟三

民大和會伊

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公咸勤乃洪大誥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其勞矣而民大
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
之文當在周公之拜手稽首之上之唐孔氏曰男下鄉以五服男君其中
在畿外。林氏曰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會于洛邑者
惟內五服也。葉氏曰列國大夫入于天子之國皆曰士春秋
傳晉士起是也。鄭氏曰君行臣從卿大夫士皆見也。此二家
訓見士不作事姑存之。潘氏曰勸猶於以勤歸之勤洪大
也經之言復者多矣。王氏於此章先解。新安陳氏曰初基
定基址也。鑄在西洛在東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
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之心之和而播敷宣暢其和
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

康誥

也。以召諸侯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乙未初

其休洛繼此五日丙午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料派至二十一

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不佞召誥所謂用書命不佞即

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云之類參以召

誥日月昭合洛誥冠以此九句亦有頤緒強附之此全不相應

其為洛誥脫簡何可疑者王若曰皇侯朕其弟小子封王

諸家阿附牽強解之非矣王若曰皇侯朕其弟小子封王

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吳氏曰詩序言衛

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若非是

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

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大妙之子安得為尚幼今

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惟乃不顯考文

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

之綱不愆而用德

德行昭而用德

而用德

而用德

而用德

而用德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

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

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

分紂城朝歌以北為己之功也

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

而

而

而

而

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

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

不可曉只得且用古註古註既是他矣

庸庸使能也祇祇尊賢也明德之事成

是并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

然故歷言又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

念所自之說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

康叔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

名稱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

如此簡畧且易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王曰嗚呼封汝念

哉今民將在祇通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之民汝不遠惟商者

成人宅心知訓別

求明

廢在

宅心處心

言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之民

汝不遠惟商者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明

廢在

宅心處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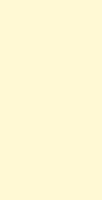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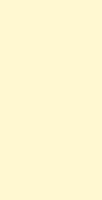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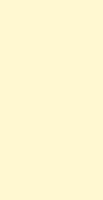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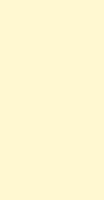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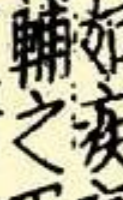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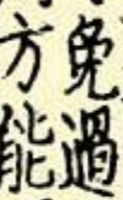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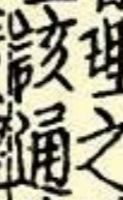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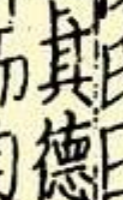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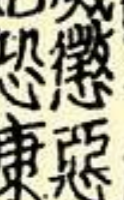
言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之民

汝不遠惟商者成人

宅心知訓別求明

廢在



顯庸祇祇威威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陳氏大難曰不敢

海陳寡者仁民也

謂往盡乃心無
康好逸豫者
怨曰順其所不順當勉勉者不勉此說長廣
通當順者不順當勉勉者不勉此說長廣
汝身欲去之○夏氏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惻隱乃身
敬哉其下即當敬之事○呂氏曰命爾為侯非富貴之也乃委
病于爾身爾上則天難忱下則民難保非惻隱乃身乎○陳
氏曰曰怨不必求之大起於小不在小至求於大當使不順者順不
勉而勉○林氏曰致怨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當順而不順當
無怨○張氏曰惠所不惠也克勤小物懋所不懋也如是則可
不惠矣○惠所不惠也克勤小物懋所不懋也如是則可

王雁保殷民
德意如
斯民山
鼓之舞
之謂作
由其本
有下此
由下之
見此
林氏
莫不
困人情
應而保
視以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
助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
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
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即舜典所謂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雖大特乃不可殺
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廣
古註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曰云云予謂此不可曉大樂是宥過刑故之意廣
呂氏曰欽哉欽哉用刑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罪不可不殺小罪法也刑不可不式固為敗常亂法事也○新安陳氏曰小
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

王宅下命作
罪非肯乃惟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矣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

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與觀之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谷若

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勅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谷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若病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也故民其安治

非汝封又曰劓刑

人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也故無或劓刑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

謂法為律也。○新安陳氏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
入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工朝之鄉
明矣為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作來乎朝廷邦國之間何往
不可呂陳內事外庶子之職一極當蔡氏何疑之而乃添
出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一句朱子正闕成王封康叔
之說乃自伸一足與人拖之何也權用殺罰有倫者正是初得
天下必分封時事若果是後來何必師用殺罰為哉味
此語愈思得此為武王之書也司字屬下句亦未順
又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也服念服膺而念
要囚獄辭之要者

之旬十日時二月為
鄭註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解如今効矣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
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
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
可復生決囚何須
得來生決囚何須
我知公任
無憾矣亦
刑義殺勿庸以次法封乃汝蓋遂曰特叙惟曰未有

遜事
義宜也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事皆斷
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
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拘已又謂刑殺不
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拘已又謂刑殺不
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拘已又謂刑殺不

飛之罪美
飛之罪美
飛之罪美

刑重殺尤重也○夏氏曰文殺罪於時世者○陳氏曰大獄曰罰獨
使是法司觀望於汝遂屈法以就汝意○新安陳氏曰義者不可
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足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於血
謂如得其情則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
哀矜而勿喜也

朕德惟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
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
德之罪故先發其良心焉
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殺先殺越

人千貨督不畏死罔弗慙
強慙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

康誥

以得非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殺入顧越人以取財貨強

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唐孔氏曰顧越人謂不服以其

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此而傷○夏氏曰此不

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此一節上下疑有缺文○呂

待教而誅之者也○陳氏曰此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為證

氏曰說者以此凡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故封

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故封

亦人所同惡是後法就己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奇蔡

非人所同惡是後法就己也○新安陳氏曰呂說奇蔡

亦思取之然平心讀此五句實與上文不貫缺之良是

王曰

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心于父不能字敬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弟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茲不○

速由文

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疎厥君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從之當矣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從之當矣

不率大夏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

康誥

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夏法也言氏

固可大真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

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非念其君非用其法以病

君上其速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

乎汝其速由茲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

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

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怨之臣民化

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

示之以威般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

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孔氏曰夏常也凡民

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孔氏曰夏常也凡民

之無赦○呂氏曰然叔不以身率之則亦大夏憂乎其難哉○

真氏曰呂說似得之與下段相應蓋憂者二物相擊之謂○一

說憂擊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夏擊以痛懲之上文

冠攘叔越乃不孝不義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

新安陳氏曰不孝不義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

幾乎然孔氏曰今社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

立民大善孔氏曰今社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

長及諸小臣皆常分孔氏曰今社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

亦將惡之矣孔氏曰今社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

前文王所作罰刑孔氏曰今社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

指文王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而君長指康叔

而不能齊其家而君長指康叔

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君也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哉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說懲王氏之弊一舉以寬為說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恐非聖人刑人止法之意也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祖母以及國人止法之意也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曰能與柔遠能邇之能同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

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孔氏曰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真其臣之

以嚴刑峻罰迫切之則無不敬典而用以裕民寬以誘之則易

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然爾之裕民豈他求哉惟夫王之敬忌
而已敬則有所尊而能順其所為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
為○陳氏曰大猷曰民之不孝不友由不知敬五典也敬則律已
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從然敬典而不知忌刑
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弗
念弗庸既以為朕則敬忌裕一人其有不憚乎○唐孔氏曰
敬忌謂敬德忌刑○新安陳氏曰前之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
義率殺兩言速由其速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成人之惡
皆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
悖也○陳氏曰此上三節疑有錯簡諸家皆意其然耳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發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出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之以吉康我亦求也求等也詩曰出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
於商先上也

此則武王之
曰我今其惟殷
求也

王曰無者以
真氏曰欲導民
又民者求也

道也導
此則所
之有古之所
○新安陳氏曰
作求林說為優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

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

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

尚顯聞于天
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恨疾由
之者難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
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陳氏合孔林陳三說以補之曰我惟不可不蓋規古義即指文
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說於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
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
猶未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
其將罰極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辜不盡
且為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追天之罰極可乎爽惟

天其罰殛我與爽惟民迪吉康同爽惟善當時語此王責己王

以勸康叔也要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強解難通者不如缺之

曰嗚呼封故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

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

殄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

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

持民之自安若母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人所陳氏曰母作致怨之事用敗事之謀變常之法皆起

賣不感於非謀非彝矣心之不安則必喜異而厭常德之不顧則

無內省之實獻之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患凡此皆基

於不誠也○陳氏曰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

德慎罰是也○陳氏曰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

又恐其○微德○又恐其○微德○又恐其○微德○又恐其○微德○

言行寬政相自無作怨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

而民不瑕○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

用罰石

于常法念

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

也○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爾民○

康誥

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
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
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
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
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若曰封我西土
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
而作則首稱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
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衆人而作也湯
作也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
作也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

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
既謂專誥於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
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
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
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
王誥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
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
一體也

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野他乘醉以語言
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野他乘醉以語言
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野他乘醉以語言

以公將天下管蔡猷想得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
他所以使不得這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了

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中間想幾有說
在爾徐孟寶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答曰孔

書以巫蠱事不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
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大雅

氏曰以此篇初以醜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為康叔言後
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矧汝剛制于

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妹字未水名
水各地○新安陳氏曰提起頭說分明大命于妹邦大命

誥

即下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

文是 少止御事朝夕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

言文王誥茲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山次為穆亦通

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

王誥茲亦誥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也新安陳氏曰按昭穆

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云

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補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

如何訓耶穆穆之穆非也○王氏曰官正曰長亞曰少御事

治事之臣也有正有少○唐孔氏曰由本云儀狄造酒又云杜

康造酒木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呂氏曰天下之物無一不本於天以酒論之則蘗水火之劑皆

天所為天之降命所以使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

香非以資真人之降者○王曰天

非大祀之所以降

非酒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

大邦 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而以為天降

威者禍亂 意也民之 此即 也釋氏本惡工

也釋氏本惡工 暴珍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珍而已衣

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珍而已衣

奢侈而巳至於惡淫厲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厲而已釋氏

本惡人欲非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

然矣譬如欲水焉釋氏照其泥沙之濁而空之以土不知土既空

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 林氏曰聖

酒記

父以農功既畢始率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實用其
所得珍異異孝養其父母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
養也○蔡初王氏曰肇訓敏未有睡語之純中肇修學造孔訓
只作始為歸路○新安陳氏曰何以見其純一之行以先藝黍
櫻後遠服其無非續其股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於事考長養
父母未嘗分心於他適也先用心於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
見急於務本而不急於逐末亦風俗之厚也服田為服賈者皆
以孝養為心尚矣暇於縱酒哉○呂氏曰前禁酒如此之嚴至
此復教之使用酒者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閉
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
○負氏曰此兼農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商言之於理為長

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求
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正事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妹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也與常也羞養
也言其能也推君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
者用以宴樂也言介常當及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
悉皆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

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饋祀亦自可而用宴樂也如此
則信為王治事也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
按上文心毋嫌以開其端者不飲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
而民從此也

人果能盡此三德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酒也哉
○孔氏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
非若老不飲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矣○王氏曰

曰大能進德至於老則亦得以飲食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
於舊執爵割牲奉俎凡以致其醉飽耳作而稽於中德未嘗過
於舊則庶幾能進饋食於祖考矣乃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

為天之降威則求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得若其元德乎○新
安陳氏曰蔡氏於羞苟之羞訓養羞饋祀之羞訓進不如古註

晉訓為進自介之介愚竊謂剛介以自守也當如介如石不以
三公易其介之介自介以用逸則以介然自守之節操用於敬

然自逸之宴樂以介自介以用逸則以介然自守之節操用於敬
以不中德為主能稽中德則非以逸為逸雖逸而不過矣此數句

以不中德為主能稽中德則非以逸為逸雖逸而不過矣此數句
以此大亦若其元德由中德可充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
語一篇之綱須譬之救千丈渾之一寸膠也上德之一字為
下文之經德顯德當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

王曰封我西土乘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小子也言文王受命之教其大如此

新安胡氏曰蔡氏訓蔡作本孔氏當缺

民也自篇首至此欲其法文王○其氏曰夫有司之不腆也於

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陳

隋之朝上下沈酣以營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

○吳氏曰此蘇我皆武王自謂也余謂三篇皆武王書觀此

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為言則尚兒

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隱心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兒

受殷之命乃周受之而感至不亦也先是理在王曰封我

聞惟曰在昔發先哲王由長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至辛

成王畏利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

而見於行也

於已也

于帝乙賢聖

輔相故當時

逸猶且

乃商

實○丁氏

稱也○新安

者以為戒此

之謂也尚敬則

之根本凡人欲

天下之物欲不

消長之幾越在

宜深味之越在

尹惟亞惟服宗

工越百姓里居

飲酒于酒不惟

敢亦不暇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

人

勇衛諸侯考其

中百姓夫早居

敢者有所畏不

下以助尹人祗

下以助尹人祗

下以助尹人祗

下以助尹人祗

辟顧上文有恭而言曰尹人者陳氏大猷曰越及也

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內也無尹衆官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

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而下酒不敢長而不

亦不爲也祗辟敬君也

之所行無非此

此畏前乎此

王之風夜

王朝之御事

居之百

明下以

德爲心

曰在

誕惟

惟荒

在商

惟民

殷惟

惟天

惟非

惟德

酒誥

陳氏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伯諸侯之長內服

祀而惟用於暴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侍前曰
天降喪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
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殺亡之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介用
逸繼曰不敢自逸此又曰不惟自息乃逸罔愛于殷惟逸自介
用逸以介用逸也自逸乃逸惟逸以逸為逸也使不以剛吉
介之介訓之而但曰助曰副則焉此所云逸者何以異哉王曰

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誓於
民監今惟殷厥命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

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
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
命矣我其可不夫監撫于時乎

臣以制酒之意
子惟曰汝其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
以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矧惟矧矧
于酒
臣以制酒之意
子惟曰汝其悲殷獻臣侯甸男衛矧
以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法八則內史
不謹於
事服休
友曰
曰古
矣况
順保
于酒
事官
人酒
所以
制亦
等而
於酒
也哉
違保
諸儒
服休
戒康
也○
下言
臣之
為百
宗工
者此
獻臣
乃周
官之
致仕
理官
者○
薛

酒考

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
陳氏康叔曰諸侯有大史無內史內史惟天子有之內史是商
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蘇氏曰酒非剛者不能制○
呂氏曰剛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為病甚深苟泛之悠悠則
不能制○新安陳氏曰剛制固劫然之意而用力加重焉亦前
自介之意也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
愈嚴劫然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檢制言在羣臣則所戒
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聚而飲為姦惡者也失失也其者未定詳也蘇氏曰予其殺者
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特命不必死也然必立
法者欲人畏而不取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
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
死罪蓋聚而為姦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
而徒聞其名况○
殺之○
周人○
史氏○
已不善○
教而使悛○
之○
意○
於○
有○
也○
以○
始○
惟○
般○
受○
華○
勿○
染○
人○
諸○
我○
一○
身○
若○

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般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
華而弗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勿殺而姑教之以其
染惡深而被化淺也
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回于殺有者不志之也斯此也指教
諸臣百工不志教雖不瀟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
我一人不恤於此弗察故事時則同女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身禮之用非為群飲設也此如文王時黑邦燕士謂祀茲酒也
若如此教之而不我教辭惟我一

酒誥

之也亦一說也亦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也

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

其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

曰典聽朕教或曰典聽朕恣何也曰恣者為教之心

之辭○新安陳氏曰汝當當主於聽我恣謹之言酒誥一篇

終以恣慎言始曰恣謹恣庶邦庶士將終曰恣謹

又曰汝典聽朕恣之辭一篇二致意又提其要以致博切

之訓云按勿辯乃司民酒于酒說者不同向讀亦異孔氏

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沈酒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

汝司民有酒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為之辨以無罪竊氏曰

專一司以察沈酒若以沈責群吏而不辨其可禁必不行矣

氏讀勿辨為句謂後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辨說後之舊旨實乃

所司牧之民酒于酒是誰之過欬蔡氏讀勿辨乃司為句其說

以供不祀灌地各仲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

養德以祀灌地各仲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

客飲而酒二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

不敗家不惟

此法若人王其疾教德王其德之用也若茲監者猶召諸無逸
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所
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
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
自稱也後之所謂王者乃監視之監而非若今王之為
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
反覆釋其文義審其語味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
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君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
為上告下之辭亦有此理顯謙又欲梓梓是洛誥中
書其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

酒誥 梓材

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卓吳才老考究得梓材
只前面是告戒臣下其後都稱王認別是一篇不
王告臣下不稱朕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
只得於言語中讀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
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夫汝都家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

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

之無間者陳邦君大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

臣民常歸焉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矣○君能施一民素服屬於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君常與國之

梓材

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占王者之命監若此彼今為監其無所川乎刑辟秦陳氏大獄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以我聖人可也秦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呂氏曰效如效馬效羊之效致也衛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反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刑也故此篇惟以高寬宥無刑之義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哉武工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惟曰若稽田既勤數畜惟其陳修為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既素次若任梓材勤樸斷惟其塗丹廣稽治也敷藹

治也始夫也文賦也門之也日斷也今主惟曰方來亦既用明德式典集庶邦不享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皇天既付中

辨

民類不類也
采所也
疆畝也
塗既素次若任梓材
勤樸斷惟其塗丹
廣稽治也敷藹
蘇氏

治也
始夫也
文賦也
門之也
日斷也
今主惟曰
方來亦既用明德
式典集庶邦不享
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皇天既付中
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占王者之命監若此彼今為監其無所川乎刑辟
陳氏大獄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以我聖人可也
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萬國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故稱之為監
呂氏曰效如效馬效羊之效致也衛侯為司寇故武王命之多及於刑康誥反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刑也故此篇惟以高寬宥無刑之義及於殺而意或偏倚於哉武工之心其帝舜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畜惟其陳修為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既素次若任梓材
勤樸斷惟其塗丹
廣稽治也敷藹
蘇氏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越及也也皇天既付中國肆王惟德用和和悅之也先後迷民迷民惑民也

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肆王惟德用和悅之也先後迷民迷民惑民也

用懋先王受命勞來也德用明德也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引之於前後助之於後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心○新安陳氏曰蔡氏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與遂之意可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無上下之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謂明德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後之何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求保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無所發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王啓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三監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於焉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民而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微也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君命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庶其免於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事國故以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丁寧以殺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者故周有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身及其子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勤之殺夫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隱帝使開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知星者趙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寬監故不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其然聞延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息故表其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有碑止主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此等議論和悅之也先後迷民惑民也

尚書

以欲字萬年惟王于子孫孫

此人... 語... 氏...

書

丙

